

王洪昌 著

金陵 纪事

第四卷

团结出版社

金陵纪事

王洪昌 著

团结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陵纪事/王洪昌著. - 北京:团结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130-138-2

1. 金… Ⅱ. 王… Ⅲ. ①民国(1912~1948)--历史--通俗读物②中国国民党 党史--通俗读物 Ⅳ. K258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8235 号

团结出版社出版(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制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7 年 10 月(32 开)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:1400 千字 印张:65 印数 20000

ISBN7-80130-138-2/K·48

定价(全套四卷):98.00 元(软精)

第 四 卷

七十六 长春,60军起义, 新7军决定放下武器

1948年9月30日,蒋介石一行人来到北平。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,慌忙率人前去机场迎接。蒋介石对傅作义表现出十二万分的亲热,他紧紧握着傅作义的手,连声说:“好,好,宜生,你这里的局势很好、很好,我非常满意、非常放心!”

傅作义恭敬谦逊地说:“这全是总统英明领导所致。”

蒋介石极为高兴地点着头说:“嗯,是的,是的。不,不全是这样,宜生兄用兵有方,劳苦功高、劳苦功高!”

两个人说说笑笑坐进汽车,直驶市内圆恩寺行邸。下了汽车,蒋介石不顾旅途劳累,把傅作义拉到会客厅,开门见山地说:“宜生,我这次到北平,不是奔你的华北剿总而来,而是要解决东北的问题。确切地说,就是要解锦州之危。”

傅作义静静地听着,没有作声。蒋介石轻轻叹了口气,又说:“东北的战局,近来很令我担心。原想换了卫俊如会好转,可卫俊如并无令人满意的表现。而且,他屡屡抗命,不知他想干什么!”

傅作义沉吟一下,劝慰道:“总统不必过虑,卫俊如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,或许……”

“不要提他了！”蒋介石突然发起火来，但停了停，他又勉强在脸上堆出笑容，问道：“宜生，你的华北战局，状况甚好，你给我谈谈你的经验，好让其它地方加以效仿。”

傅作义谦逊地笑了笑，说：“经验谈不上，不过，我可以向总统谈谈我们的做法。我认为，战局与政局密切相关，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地方行政机构，军事上便放不开手脚，更不可能有所作为。对共军作战，不能光搞军事，也不能光靠正规军，要打总体战。所谓的总体战，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，野战军与地方军相结合，向共军展开全面进攻。出于这些考虑，我们大力加强了地方行政机构，大力扩编了地方部队，把各种反共武装统一编组，让他们代替主力部队进行地方守备。同时，我们成立了地方军政干部训练团，轮训团以下的军官和县长以下的行政干部，以更好地实施总体战的清剿战术。这种战术的主要内容是，背包流动办公，干部与还乡团结合、还乡团与地方部队结合、地方部队与野战兵团结合，实施全民清剿。”

“战局与政局、军队与地方，好，好，很好！”蒋介石十分兴奋地念叨着。

“另外，”傅作义颇有几分得意地继续说，“我认为，国军过去之所以处于被动局面，与军事部署上由点到线、由线到面有关。要争取主动，必须改变这种部署，实行新的作战方针。我们将所有的正规军编为3个机动兵团，随时准备出动，对共军实行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。如果我们的当地守备军或游剿部队粘住共军于战场，我就会及时地派出机动部队，一举将共军歼灭于战场上。这样，我们想打就打。主动权始终操在我的手里。”

“妙，妙！”蒋介石喜不自禁地拍手说，“宜生，你把你的这些经验，总结成书面材料给我，我要好好研究，好好研究！”

傅作义面露喜色，恭敬地说：“作义谨遵总统指示，一定尽快

把材料搞出来。”

“很好,很好。”蒋介石站起身,缓缓踱了几步,来到傅作义跟前,目不转睛地望着他,点了点头,说:“宜生,有你这个擎天柱在华北,我可高枕无忧了!不过,锦州吃紧,还得请你帮一帮。我想,你是否抽出部分机动兵力,一路向锦州攻击前进,我即将到沈阳去,命令卫俊如从沈阳派出一支生力军,同样向锦州攻击前进。这样,你们东西并进,不仅锦州之危可破,而且还可以吃掉一部分共军。搞得好了,可成为东北战局的转折点。”

傅作义听罢,脸上没有露出蒋介石所期待的笑容,而是陷入沉思。许久,他很有分寸地说:“总统此举,确实高明,我想,必出共军预料之外。我很赞同派兵援锦,不过,需要先派人作些准备。为什么呢?由于我们所去的地方不属于华北战区,对那里情况不熟悉,所以需要先了解一下。对于保证作战胜利来说,地利是极为重要的。”

蒋介石想了想,只好说:“好吧,你们抓紧准备,争取早日出兵。”

傅作义满口答应,然后说:“总统既来北平,是不是同这里的将领们见见面,作作训示?”

“好吧,”蒋介石点点头,“明天上午,你把师以上军官集合起来,我见见他们。”

第二天,华北剿总的高级军官们,集中在总部小礼堂,等待蒋介石训话。蒋介石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进会场,面带笑容,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盘,然后清了清嗓子,开始讲话:“诸位长官,中正能在北平与大家见面,感到很高兴。诸位在傅总司令领导下,使华北战局稳如磐石,使中正很高兴、很满意。我要说,傅总司令指挥有方,智勇双全,屡建战功,不愧为华北长城。但是,”他突然将话锋一转,有些气愤地说,“东北战局很糟,很糟!究其原因,就

在于卫立煌总司令不服从命令，自以为是，自搞一套，致东北战局陷于被动。我将要到沈阳去，要对东北军队进行整顿，很好地整顿！”

蒋介石停了停，见下面都在认真听讲，便又接着说：“当年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时，兵力很少，武器很坏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，那时我们对优势装备的军阀部队作战，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，一口气就完成了北伐大业。可现在，我们对共军作战，却不断地遭受挫折，这只能说明各部队的指挥官，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。目前，我们的全部兵力，比共军多得多，海空军是绝对优势，武器就更不用说了。只要大家同心同德、努力作战，胜利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这时，台下有人交头接耳，蒋介石突然提高声调说：“我要告诉大家，美国决定大力援助我们，已经无问题。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，美国也已经完成，不久就要开始行动。这样，我们革命戡乱的胜利，就更有把握了。”

台下响起一片小声议论声，蒋介石以为是他的讲话振奋了大家的精神，便更加得意地讲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们革命胜利的关键，就在于美苏对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。现在，我们的革命确实是遇到了困难。但是，我敢断定不出3年，美苏必战，战则美必胜。美国胜利了，那时我们的革命也就胜利了。”

蒋介石讲完，听到了台下的掌声。但是，傅作义听出，这掌声不热烈、不真诚，说明大家对蒋介石的讲话并不满意，鼓掌只是礼节性的。傅作义本人也认为，蒋介石把胜利的赌注押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上，押在美国战胜苏联上，这太不成话。当然，对这些，蒋介石并没有觉察出来。

就在蒋介石训话的时候，解放军突然对义县发起攻击，激战4小时，全歼国民党守军，活捉守军最高指挥官。这样，锦州便直

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枪口之下。

蒋介石心急如焚,10月2日一早,便匆匆离开北平,飞机飞临锦州上空,盘旋了几圈,丢下一个空军通讯专用的红布袋,然后又隆隆地向沈阳方向飞去。

红布袋被人送到范汉杰的办公桌上,范汉杰目不转睛地盯着红布袋,足足有十几分钟。然后,他用颤巍巍的双手慢慢打开红布袋,看到了一封信,那信封上写着“汉杰兄亲启”。这分明是蒋介石的手迹,范汉杰迫不及待地 will 信封一撕两半,展开信,见那上面写道:“汉杰兄,惊悉义县失守,共军攻占锦州外围,锦州已危急矣。吾兄能守则守之,若不能守,是否能将锦州守军撤至锦西,望兄三思而电告。蒋中正。”

范汉杰看完信,苦笑着摇了摇头。信上的话模棱两可,使人不得要领。突然,范汉杰打了个冷颤,眼前浮现出一种不祥之兆。他认识到,放弃锦州并非蒋介石的本意,如果撤往锦西,那么,一放弃锦州就是他范汉杰的事。如在锦西与共军决战取胜,无话可说,如果失败,那么放弃锦州就是一大罪过,到那时……范汉杰不敢想下去,他思前虑后,决定死守锦州。于是,他坐在桌前,工工整整地给蒋介石写回信:

“校长钧鉴,锦州为东北门户,至关重要,学生决意死守到底,与锦州共存亡,以成党国剿匪大业。另,锦州固守可吸引共军主力,正是从沈阳和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在锦州地区歼灭共军的极好机会。学生以为,锦州守军以不撤为好……”

范汉杰信没写完,蒋介石的飞机已在沈阳降落。卫立煌率人去机场迎接,蒋介石面无表情地同卫立煌握了一下手,淡淡地说了句:“下午召开师长以上军官会议。”便钻进汽车,直奔下榻处。

下午4点,太阳西斜之时,蒋介石威严地出现在东北剿总司令部的军事会议室。走上主席台,他先向坐在下面的将军们扫视

几眼，希望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到胜利的信心。然而，他失望了。这些将军们，失却了往日的风采，一个个脑袋微垂、胸脯微陷，表情呆滞。蒋介石顿时感到背部有一丝凉意，他慢慢坐下来，淡淡地说：“现在开会，请赵参谋长先谈谈情况。”

赵家骧赶忙起立，先向蒋介石行了个军礼，然后走到地图前，指着地图说：“根据情报，围攻锦州的共军主力，有5个纵队以上的兵力。另外，共军还有主力部队在彰武、新立屯、四平等地区，准备攻打长春、沈阳援锦部队。要解锦州之围，最好是从关内调主力部队，从葫芦岛登陆，既可解锦州之围，沈阳的防务也确保无患，是一举两得的上策。报告完了，请总统指示。”

赵家骧的意见，是同卫立煌商量好的。卫立煌听完不动声色，蒋介石听完却紧皱眉头。沉默好一会儿后，蒋介石把目光投向卫立煌，问：“卫总司令对赵参谋长的报告有什么意见？”

卫立煌没有起立，随口答道：“我同意赵参谋长的报告，没什么意见。”

“那么，请廖司令官谈谈。”蒋介石又把目光转向廖耀湘。

廖耀湘正想起立，蒋介石关切地摆摆手说：“不要起来，坐下谈吧。”

“谢谢校长！”廖耀湘感激地望了一眼蒋介石，然后发表意见说，“依我判断，共军攻击锦州的目的是要引诱长春、沈阳我主力部队增援锦州，以便在中途进行歼击，这是共军在东北一贯采用的围城打援的战术。因为从共军目前的战力来看，他们缺少优势炮火，没有空军配合，要攻取锦州并不容易。如果沈阳主力部队沿北宁路增援锦州，那就必上共军的圈套。再者说，辽西地区山多路窄，不利于大部队行动。如果必须要沈阳主力部队援锦，应从沈阳经辽阳出营口，在营口占领后方交通基地后，再联合关内部队合击锦州地区的共军，这样比较有把握些。”

廖耀湘的意见,并不使蒋介石满意,但总比赵家骧的意见强些,毕竟没有完全排除由沈阳出兵援锦。蒋介石不愿再听其他人的意见,更不愿再征求卫立煌的意见。他站起身,板着面孔,开始训话:“这个,目前东北局势危急,我要求你们要同心同德,努力完成戡乱剿匪大业。你们身为军人,要切记曾文正公的话:‘为将之道,不外拼命报国、侧身修行八个字,畏缩趋避之念,决不可存。’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,誓死完成剿匪大业!”

训话之后,蒋介石没有征求卫立煌的意见,直接下达命令说:“我命令,将沈阳地区部队改编为攻击兵团和防守兵团两大战斗序列。攻击兵团由廖耀湘任司令官,指挥新1军、新3军、新6军、49军、71军和骑兵旅、炮兵团以及战车、装甲车部队,执行出辽西增援锦州的任务,立即沿北宁路向锦州进发。防守兵团由周福成任司令官,指挥53军、52军、青年军207师、保安部队,防守沈阳。”

蒋介石突然下达如此命令,使卫立煌震怒,使廖耀湘吃惊。然而,蒋介石不管这些,他把目光投向廖耀湘,声调严厉地说:“攻击兵团必须出辽西沿北宁路增援锦州,立即行动,不得延误!攻击兵团干脆就叫辽西兵团好了。”

卫立煌气恼地虎着脸,廖耀湘耷拉着脑袋没精神,众将领一个个面有难色。蒋介石看到这些,胸中顿生无名火,真想发一通脾气。但是,他忍住了,他清楚,此时发脾气,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。他沉吟一下,换了一种亲切的语调,对他的将军们讲道:“我这次到沈阳来,是救你们出去的。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却找不到,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,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,和关内国军协同作战,一定可以成功的。关于空军的协同、后勤的补给,周总司令和郭总司令已给你们计划准备好了。我经常

要住在沈阳、葫芦岛，你们有什么情况，要多联络。”

蒋介石讲到这里，见他的将领们仍然没有振作精神，便提高声调，充满信心地讲道：“我的这次部署，必能大败共军，大挫共军的锐气。这里，我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我的计划：我让范汉杰坚守锦州，把共军牵制住，在葫芦岛集中精锐部队向东攻，由廖耀湘带兵向西打，再加上空军、海军的协同，我相信，这一战即可击灭共军主力，打开东北局面。”

停了停，蒋介石又换了一种口气说：“大家一定要振奋精神，今日惟有死中求生，如此战失败，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！以往的失败，就在于不听我的话。我已经 60 多岁了，死了没有什么，可你们还年轻，再不听我的话，让共产党一个个把你们捉了去，后悔晚矣！”

蒋介石如此讲，引起台下人一片小声议论。他以为他的讲话起了效果，便又高声说：“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，那么来生再见！”以此结束他的训话。

散会了，蒋介石没有先走。他稳稳地坐在主席台上，目送着他的将领们走出会议室。他想再次看一看将领们的走姿，想从他们的走姿中看到胜利的信心。然而，他又失望了。这些将军们几乎个个耷拉着脑袋，步子迈得极为沉重。他们似乎都在默念着蒋介石讲话的最后四个字：“来生再见。”

蒋介石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，他对站在门口等候他的卫立煌等人看也没看一眼，径直奔向汽车，回到下榻处。晚上，他召来顾祝同，要顾祝同继续留在沈阳，监督卫立煌执行命令。他口气严厉地说：“一定要让卫俊如执行命令，这次决不能再迁就！如果他再抗命，我就不再客气！”

第二天，蒋介石怀着沉重的心情飞离沈阳，到其它地方视察，部署军事行动。他飞到天津，视察塘沽新港，然后又乘军舰来

到葫芦岛。在这里,他给守军将领们训话说:“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,等华北两个军及烟台一个军运到后,协同沈阳国军包围锦州的共匪,然后接应沈阳国军到锦州。各将士的任务重大,几十万人的生命,都交给你们负责,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。”

在葫芦岛部署完毕,蒋介石乘军舰返回塘沽。途中,他戴着白手套在舰上到处摸,发现有灰尘,便怒冲冲地对身边的海军司令桂永清大骂道:“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,要亡国的!你这个海军司令,也决没有好下场!”

蒋介石情绪如此恶劣,吓得将领们都不敢接近他。

一回到塘沽,蒋介石便把电话打到沈阳。接电话的是赵家驷,只听蒋介石尖着嗓子喊道:“沈阳怎么还没有动静?卫总司令现在干什么?!”

赵家驷迟疑了一下,说:“卫总司令端坐在司令部,一言不发。”

“娘希屁!”蒋介石愤怒地骂了一句,“嘟”地挂上电话机,急匆匆地踱起步来。好一会儿,他又来到电话机旁,要通顾祝同的电话。

“喂。”听筒里传来顾祝同的声音。

“我问你,你是怎么搞的?”蒋介石暴怒地吼道,“你这几天在干什么?卫立煌为什么不发兵?”

顾祝同吓出一身冷汗,结结巴巴地说:“校长,我多次劝卫俊如发兵,可,可卫俊如说他是光杆司令,已经没有兵权。”

“那就让廖耀湘赶快率兵出动!”

“廖耀湘他,他说,服从卫总司令命令。”

“娘希屁,他们全是抗命,全是抗命!”

“校长息怒,容我再劝说他们,要他们……”

“不是劝!”蒋介石恶狠狠地吼道,“要严厉命令,要下最后通

牒！娘希屁，如再抗命，军法从事！”说完，他狠狠地摔掉话筒。

顾祝同急忙要通卫立煌的电话，强压胸中之火，问道：“俊如兄，今天几号了？”

卫立煌淡淡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真是越活越糊涂！”顾祝同按捺不住胸中之火，气愤地说，“今天是5号，刚才总统又来电话指示，要你执行命令，立即出辽西增援锦州。”

“总统没有这样命令我。”卫立煌仍然是淡淡的声调。

“你是总司令嘛！”顾祝同突然提高声音说，“你必须立即下令部队出动！”

卫立煌不再回话。

“俊如兄，”顾祝同突然改变口气，声调近乎哀求，“锦州危在旦夕，你就看在党国的份上下命令出辽西吧！否则，我不好在总统那里交待啊！俊如兄，算我求求你，还不行吗？”

卫立煌仍然不作声，并挂上了电话！

顾祝同无奈，又要通了廖耀湘的电话，一开口便不容分辩地说：“总统要你立即出辽西，你要马上行动！”

廖耀湘有些惶惑地说：“为什么总统一定要坚持出辽西？这根本不符合他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意图呀。为什么不尽快使用葫芦岛部队解围？”

“你给我提这么多问题干什么？你有胆量向校长提去！”顾祝同十分恼火地训斥说，“你身为校长的学生，应该不遗余力地执行校长的命令，不应助长卫俊如的固执。总统比任何人都更关心东北部队的命运，总统要你出辽西，就是要救你们出去，你们反而坐着不愿行动，企图回避战斗，这是不行的！我是代表总统来监督执行他的命令的，你们不执行总统的命令，已耽误了好几天时间，你们这样贻误军机，是应该军法从事的！”

廖耀湘挨了训，非常震惊，立即去见卫立煌。两个人认真商量了一番后，风风火火地去找顾祝同。

“墨三兄，”卫立煌一见顾祝同便说，“我听你的劝告，先服从命令，开始行动，明天就命令各军向巨流河、新民一带集中。请墨三兄向总统转达我们的意见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顾祝同极为高兴，连声说，“我马上向总统转达，马上转达！”但转念一想，他又两眼盯着卫立煌，严肃地说，“俊如兄，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！”

“开玩笑？哈哈哈哈哈！”卫立煌大笑着说，“你要不信，我现在就写命令。”说着，他真地铺纸提笔，写了一道命令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，”顾祝同连连点头说，“我这就放心了，这就放心了。你们可回去马上部署，我这就向总统报告。”

卫立煌和廖耀湘对视一笑，便起身告辞。顾祝同送走二人，立即向蒋介石发电报汇报情况。

蒋介石看完电报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即由塘沽飞往北平。一到北平，他命令傅作义马上派部队援锦。傅作义虽心中不乐意，但却不敢抗命，只得答应先派一个师步兵和一个师骑兵作为先头部队。蒋介石点头同意，和傅作义一起走进作战室，研究进军路线。他先向傅作义介绍了自己的整体作战计划，然后信心十足地说：“如果各部都能按我的计划行事，这次战役将给东北共军以致命一击，也许他们从此将一蹶不振。”

傅作义随声附和说：“有总统亲自部署、亲自指挥，这一战役必胜无疑！”

蒋介石很得意，欢快地踱了几趟步，正想再说什么，侍卫官突然进来，报告说：“总统，夫人来电话。”

蒋介石走进电话间，拿起电话，刚“喂”了一声，话筒里便传来宋美龄急促的声音：“你能否回上海一趟，十万火急！”

蒋介石一惊，忙问：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的大公子经国把令侃的扬子公司给抄了，他如今打老虎打到我和大姐头上了，这事非你解决不可！”

“哦，我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！”蒋介石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，他平素干了不少坑国害民的事，蒋介石对他很不满。因而，蒋介石听说蒋经国查抄了孔令侃的公司，并不在意，便推辞说：“我有重要军务在身，暂时无法离开北平，令侃的事等我回去再说。”

“不行！”宋美龄焦急地说，“这事已经威胁到我们同孔家的关系，如果事情处理不好，令侃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！Darling，他对我们的底细一清二楚，我们可不能大意啊！”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

“Darling，你一定要回来，而且要快，否则可能会发生内讧，你看着办吧！”说完，宋美龄挂上电话。

蒋介石从电话间出来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软绵绵地坐在沙发里，脸色非常难看。侍卫官慌忙来问：“总统，你不舒服？”

蒋介石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，吩咐说：“准备准备，飞上海。”

傅作义大为吃惊，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比关系党国命运的东北决战更为重要，便急忙过来问：“总统，您不能不走吗？”

蒋介石苦笑一下，说：“宜生兄，我如果能不走，我决不会走的。”说着，他站起身，紧紧握住傅作义的手，郑重地交代，“宜生兄，这里的军务就拜托你了，请你一定要派出得力部队援锦。”

傅作义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蒋介石一离开作战室，傅作义便把将要率兵援锦的两个师长召到近前，密嘱说：“锦州不属于我们的辖区，你们去援锦，只是作样子给别人看，一定要掌握行军速度，不要太急，要走安全路线，要绕弯路，接近锦州时就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必要时可以绕